

# 认知经济视角下话语效率研究

王姝丽 龙飞 赵华

哈尔滨商业大学 外语学院, 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话语效率 (discourse efficiency) 用来体现交际权衡, 旨在话语理解过程中把认知资源分配到处理最相关的输入。认知经济原则通过对心智中的概念在话语生成过程中的管控, 从而确保话语效率的稳定性。本文以认知经济原则为视角探讨其与话语稳定性以及话语信息度之间的关系, 指出影响话语效率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认知经济, 话语效率, 话语效率策略, 认知关联

## On the Discourse Efficiency from Cognitive Economy Perspective

Wang Shuli, Long Fei, Zhao Hua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28

[Abstract] The discourse efficiency focuses on the trade-off of communication, which aims to attribute cognitive resources to relevant input. Cognition economy principle manage and regulate the concept in mind during the generation of discourse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discourse efficiency.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e determinant of discourse efficiency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bility and informativity of discourse from the point of cognition economy processing principle.

[key words] cognition economy; discourse efficiency strategy; cognition and relevance

**【基金项目】**1. 基于项目化理念下“引企入教”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 编号WY20211083-C; 2.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重点课题《基于 SPOC 模式下的大学商务英语项目化教学设计与应用》省重点项目, 项目编号GJB1422413; 3. 2021年度本科高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SJGY20210434); 4. 2021年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外语学科专项)课题名称: 面向认知智能的商务新闻话语意图推理机制研究 编号: WY2021028-B。

### 引言

话语效率 (discourse efficiency) 是一个交际权衡问题, 旨在话语利用过程中或者在话语理解过程中, 话语双方通过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处理回报。即交际双方以消耗认最少的认知资源在脑中搜索与话语相关信息, 信息之间相互接近形成知识组块, 经过整合后贮存待激活。而在知识输出的过程中, 又以最少的语言材料表达和理解这些信息。总之, 话语效率强调在输入和输出过程资源的最少量占用, 是评判话语效率的标准。

认知经济原则支配话语效率, 其目的是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 压缩知识贮存空间和提高寻找和激活知识的速度从而提高话语效率。如何利用认知经济原则提升话语效率需要通过话语效率策略实现, 它是认知经济原则的表现形式, 只有在语境条件明确的情况下起作用。也就是说, 一个话语的现实化, 从描述空间到语义空间, 究竟需要产生多少知识量, 这些知识应该以什么构型来表现, 各个知识构型之间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问题都是由语境确定的, 语用关联理论可以对语境的效率作用做出解释。

### 1 认知处理经济原则

话语效率的理论基础是认知经济 (cognitive economy) 概念, 认知经济原则通过对心智中的概念在话语生成过程中的管控, 从而确保话语效率的稳定性。

#### 1.1 认知处理经济原则的理据性

认知处理经济原则 (Cognitive processing economy principle) 又称认知经济原则, 简称经济原则 (economy principle), 可以简单表述为以最少的认知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处理回报, 在性质上, 认知经济原则是话语效率的问题。它强调心智中贮存的知识单元之间相互关联, 以框架的形式等待激活提取, 且框架中的信息不存在冗余。

对于语言处理者而言, 交际过程中由于经济意识的驱使, 在时间恒定的条件下, 对于语言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就是有限

的, 这就要求其他认知资源的分配需要遵从认知处理经济原则, 即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处理回报。概念的形成过程集中体现了人类的认知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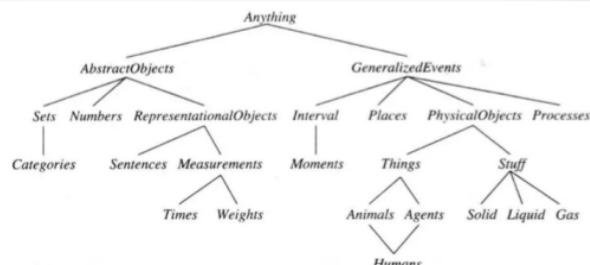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框架模型片段

认知经济原则的一个重要的理据即概念框架之间内容的继承性 (inheritance), 如图1, 是指一个下位内容集合 (subclass) 如 sentences, measurements 与其上位集合 (superclass) 如 representational objects 存在上下等级的依存关系。归类 (subsumption) 和细目说明 (specification) 的推理和判断功能是建立继承性的依据。例如, 已知任何有理数的绝对值都是非负数, 又知 0、整数和分数属于有理数, 则可推知 0、整数和分数的绝对值也为非负数。有鉴于此, 继承性是一种包含性, 通过“归类”获得认知结果。但有时下义集合并不完全具备上义集合的特征, 这时“细目说明”可将非共同特征取消。

在知识理解过程中, “归类”功能使话语的利用效率提高, 由于信息式按照结点之间的连线进行搜索, 这样就排除了很多无关的干扰信息。“细目说明”功能使信息搜索终结, 此时需要回溯至上义集合重新搜索, 话语效率随之减弱。

#### 1.2 认知经济原则工作机理

在话语输出过程中, 心智中的概念通过激活映射到表层,

通过语法话生成话语，话语理解过程与之相反，认知经济原则通过对心智中的概念在话语生成过程中的管控，通过利用最少量的语言，使话语表达言简意赅，同时又保证了概念之间的相关性。

基于此原则，话语生成阶段，语言的输出会优先选择那些已经激活、待利用的知识，而不是选择从未利用的新知识。话语生成之所以选择旧知识，有三个方面的认知理据。首先，“旧知识”是相对稳定的知识实体，因为被激活过，所以它们以框架模型的形式在心智中有固定的贮存位置。其次，“旧知识”是在交际过程中更容易激活的信息，Chafe (G. Brown & G. Yule, 1987) 提出，旧信息的识别性较高，由于它曾经在大脑中产生过心理表征，所以一直处于待激活的状态，一旦被接近，就会被识别出，因此也提高了处理者的话语效率，使之付出的认知努力减少。最后，“旧知识”“已经得到激活，当被重新利用时，便可从当前的现行贮存中直接提取，在话语生成阶段，可通过替代或者省略完成<sup>[2]</sup>。

### 1.3 认知经济优化配置

de Beaugrande (1980) 指出，认知经济原则要求知识网络不允许出现冗余信息。知识被激活后，要经过优先选择才能被利用，由于对冗余信息的筛选导致最终形成的话语具有高度的信息度。例如：

Experts predict that the phenomenon could show up with greater frequency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caused by a rise in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source: China Daily, 2017/11/17)

以上例句从认知经济原则的角度，底层的语义信息以“因果”关系构型生成的一段话语。其话语模式的组织使信息度增强，排除了冗余信息。对于phenomenon

产生的原因由三个部分以一条因果链的形式展开：(1) climate change; (2) rise in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3) greenhouse gases lead to this phenomenon. 这个因果链通过信息搜寻、接近和激活等完成了整个认知过程。但如果以上表述全部参与到话语生成过程，那么话语表达会显得特别冗赘，虽然由于可及性的增强对于话语理解者提高了反向处理的易度，但同时知识空间的扩大，结点也随之增多，信息搜寻的步骤增多，最终增加了处理耗时，因此冗赘话语不符合认知经济了。

认知经济原则需要有度，使用过度会使话语系统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一些冗余信息 (redundancy) 是不可以删去的，否则会影响话语的连贯性，导致信息不完整。如果从认知操作角度看，话语稳定性的破坏则导致语义网中结点的中断，此时信息缺失，推理步骤增多，处理回报减少，认知经济原则此时增加了话语利用的负担。

治·金斯利·齐普夫 (George Kingsley Zipf)，在《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人类生态学引论》中提出“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指出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为图省力，表达一定数量的意义，用词越少越经济，但这样会给听话者造成很大的负担，因为表示相同数量的意义，使用的词越少，每个词需要表示的意义就越多，这会对听话者的辨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有鉴于此，我们对认知经济原则提出优化配置的要求，即适当的冗余信息有助于话语的稳定性，信息度等级的降低是对话语稳定性的一种妥协，从而确保了话语信息的可接近性，使话语处理更加容易，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我国已陆续降低了部分服装、箱包、鞋靴、特色食品和药品等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在此基础上，本次进一步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范围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等各类消费品。(来源：人民日报 01 版, 2017/11/25)

我们看到，括号内的成分作为话语中的冗余信息是完全可以去掉，考虑到认知经济原则的优化配置，此插入语可以使读

者对于话语的处理易度增加，看似冗赘的表达，却能达到最大的处理回报，因此，认知经济原则并不是将话语删减得越少越好，而是以最终达到更易理解为目标。

## 2 话语效率的策略

语言选择 (options) 尤其是优先选择 (preference) 是实现话语效率的策略。措辞或者择句只是话语策略的一部分，语言选择是指话语的世界知识，是关于话语底层的认知内容。de R. Beaugrande (1980) 提出，话语策略包括代词化、替换、省略和连接<sup>[1]</sup>。这四种主要的策略体现了话语生成过程中的认知管控。

代词化(pronominalization)，是指不同表现形式的知识实体之间相互指称的认知操作过程。

## 3 话语效率策略制约因素

### 3.1 关于话语连贯的设定

在表层，效率手段具有话语衔接手段的作用。根据功能语法，衔接 (cohesion) 是一种话语连贯机制。但是在认知意义上，衔接却有很大的缺陷：它只局限于表层句子间的语法和词汇联系，不考虑底层语篇世界中知识空间和实体的联系。de R. Beaugrande (1980) 因此提出，并非衔接造成话语的连贯；相反，是话语连贯才使得衔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制。<sup>[1]</sup>

Beaugrande 的这一设定是将衔接与连贯分离。<sup>[1]</sup>连贯 (coherence) 揭示的是认知结构，而衔接只表示语法/词汇依存关系；连贯是话语内容上的标准，而衔接却是话语形式层面上的标准。没有连贯的话语不存在衔接手段应用的环境和条件，可见连贯是第一性的制约因素，衔接是第二性的制约因素。

### 3.2 “关联原则”对话语连贯的制约

话语连贯只能解释相邻认知内容之间的局部关系，却不能解释一个认知内容与整个话语世界的宏观关系，要解释宏观关系，必须引入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是英国语言学家 D. Sperber & D. Wilson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 (P. Werth, 1984; G. Brown, 1987)，其目标是对人类焦急地信息推理过程作出认知解释。关联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类认知是面向关联的(relevance-oriented)认知，即人类只对那些与自己充分相关的信息予以关注、表达和理解。在关联原则支配下，人们的交际应该也可以做到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最大的处理回报。

话语是否具有关联性，要通过它经过推理后获得的语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 来判断。根据 Wilson & Sperber (P. Werth, 1984) 的观点，基于自然语言的逻辑框架，关联是指话语的命题与处理者脑中的概念集合之间存在一种依存关系。D. Werth (1984) 进一步解释，对于一个给定的命题，会有很多与之相关的命题，有些是它的上义命题，有些是下义命题，他们之间存在一种逻辑次序，判断命题相关的标准就是判断逻辑次序的高低。

## 4 结语

话语效率是一个交际权衡问题，旨在话语理解过程中，话语处理器通过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大的处理回报。认知经济原则支配话语效率，其目的是在话语生成的过程中，压缩知识贮存空间和提高寻找和激活知识的速度从而提高话语效率。如何利用认知经济原则提升话语效率需要通过话语效率策略实现，它是认知经济原则的表现形式，但是过于追求认知经济又会影响话语的效率，需要对其优化配置，关联原则是话语效率的决定因素。

## 参考文献

[1] Beaugrande, R. de Text, Discourse and Process—Toward a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of Text. [M] London: Longman. 1980: 72, 132–134.

[2] Brown, G & Yule, G.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7, 180, .